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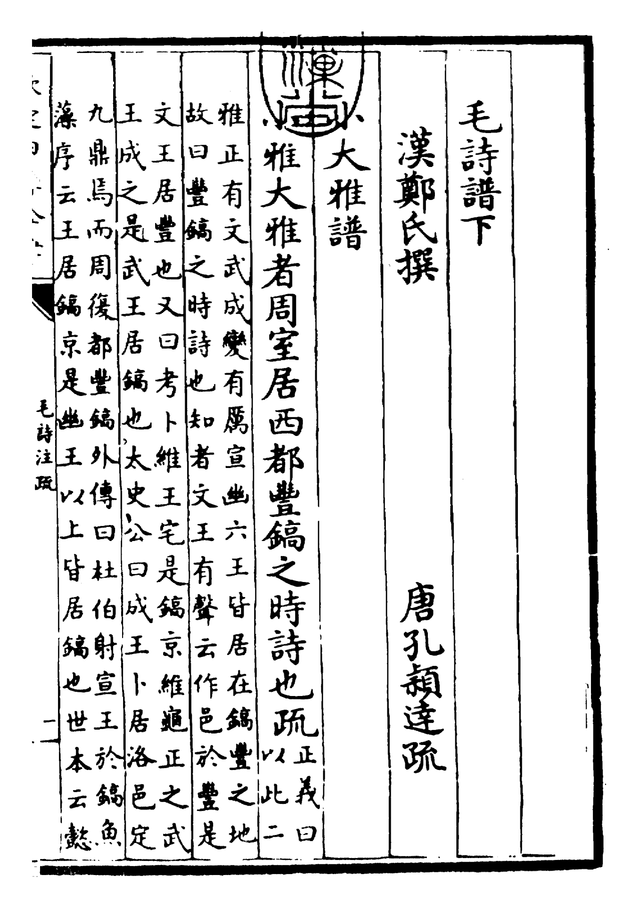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 詩譜下 序目 傳述人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毛詩譜下

漢鄭氏撰　　唐孔穎達疏

小大雅譜

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疏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者文王有聲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

王徙於大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大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大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而繫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於彘王爵仍存鎬京尚在故亦總云豐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與國風絕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

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疏正義曰案周本

紀云公劉后稷之曾孫太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太康之時比至太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百四十年殷凡二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太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别言公劉者以周之先公皆能修后稷之業公劉太王其中賢俊者故歷言之所以追說后稷公劉太王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

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

疏正義曰自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緜棫樸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旱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武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體而體亦由事而

定故文王以受命為盛大雅以盛為王故其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周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王為首大明次之也文王所以得受天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緜也言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即是能官其人故次棫樸也既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次旱麓也旱麓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在棫樸之下既言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為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聖世修其德天使之代殷故次皇矣既聖能代殷德及鳥獸故次靈臺緜與旱麓皇矣皆述太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鄭以文王據受命盛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意故其餘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云繼文也明以上文王事下武則武王繼之既能繼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陳武王之事文王有聲武王之詩而經陳

文王之事其勢正同而詩主相反者由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藎臣無念爾祖以戒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武王之諡則二篇成王時作也緜云文王蹶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諡則皆文王崩後作之棫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旱麓不言諡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作也但經無諡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諡武王時作文王有聲云武王烝哉言其諡則其崩後作也

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

疏正義曰此又解小雅此篇之意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

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故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為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出即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君臣既洽鄰國又睦乃可以和燕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君既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

将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薇遣戍役遣則欲其同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率後杕杜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武王之事繼之以文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自又清潔故次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萬物盛多人民能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凡弟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臣後凡弟者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為國之政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三篇皆燕勞臣子為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是事重為常歌故以為諸

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爲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杕杜役還而勞之出車經曰春日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薇三篇事在稱王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倭遲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未遷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爲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三篇之事或在采薇之前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爲天子制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追王改祭之禮定是稱王之後與文王之謚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爲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文武之謚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小雅唯有稱王後事曾無言其謚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爲小雅後作爲大雅者以六詩之

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而異王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以作之先後為次第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為異乎且就檢其事亦不然矣緜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薇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緜云虞芮質厥成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緜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為大雅之體述小政為小雅之體體以政興名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太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髣髴其大校不可以言宣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書見事漸故先小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先言焉

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疏正義曰由祖宗積基之美

致令受命而王令大雅既陳受命後述祖考從下而上是逆也為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令小雅先内後外是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聖之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太王王季是賢也即緜與旱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即述文武詩是也天道助者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是也

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

疏正義曰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知生民為周公成王之詩生民既然至卷阿皆是可知知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興主也魚麗之序

云文武華黍言與上同明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
公成王詩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
其時事為周公成王明矣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
不言其號謚焉由庚既為周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
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故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
公成王之時詩也以周公攝王事政統于成王故並
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曰自由庚者據見在而
言之鄭所以不數亡者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丘若
言自由庚則不包南有嘉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
由庚為成王詩首則華黍不得為武王詩末故上說
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其此篇如此次者大雅之
次以后稷祖考之先文武功之所起人本于祖故生
民為先言尊祖也既后稷有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
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
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失故次鳧鷖言
能持盈守成也鳧鷖止言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

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是傳會其事以為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嘉之又恐其怠慢故公劉泂酌卷阿戒成王也召公以成王初涖政恐不留意于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于民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泂酌也既有忠信須求賢自輔故次卷阿也詩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文武政平之後繼體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萬物得宜又能周及海外故次蓼蕭也言萬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衆賜有功故次湛露彤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後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

是用為天下之所歌樂故次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民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制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作也行葦云曾孫維主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為孺子養老之事周公所為行葦言成王為主則在即政之後也既醉言太平鳬鷖言守成周公攝政三年則致太平既已太平則有成功可守作必在攝政三年之後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安民則亦即政之後矣公劉泂酌卷阿同是召公之戒公劉云成王將涖政則或在行葦假樂之前也既醉鳬鷖指論太平守成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大雅之作既有先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又無即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皇甫謐亦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令小雅自魚麗至菁

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為之歌大雅服虔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為正大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為武王詩也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章皆言太平之事安得為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六月之序何當廢缺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為武王詩矣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違詩之文失毛之旨故鄭所以不然也

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内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

篇為正經疏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為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為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蓋其椽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為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中候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道是其終始相成故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疏正義曰以詩者樂章既說二雅為之正經用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鄉飲酒云乃合樂關雎鵲巢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禮謂周南召南為鄉樂鄉飲酒大夫之禮直云合樂大夫稱

鄉得不以用之鄉飲酒是鄉可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為鄉樂矣左傳晉為穆叔文王鹿鳴别歌之大雅為一等小雅為一等風既定為鄉樂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為天子之樂矣且鄉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合已樂而上歌小雅為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為已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為用天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亦諸侯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之終亦不笙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為諸侯之樂於是明矣自然大雅為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之為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為

樂章善惡所以為勸戒尤美者可以為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為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徧化之故風為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是也彼注頌亦為天子之樂此不言頌者此因風與二雅為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頌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雅故下鄭分別言之

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疏

正義曰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因自問而釋之故

云何者以發端也知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以為肆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敢不拜貺由此三傳論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得歌之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也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故鄭於此差約兩知之傳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鍾師以鍾鼓奏

九夏論語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奏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有金奏之文不須復云金奏故直云歌其實文王鹿鳴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明在堂下衆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公則為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為元侯則其餘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總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以次國與小國與此諸侯同也此先陳天子於諸侯以諸侯於鄰國

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言兩君相見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故與此例也天子於諸侯總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文同則亦總次國小國為一等則次國相於小國於次國於小國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馬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彼兩君元侯相於法也天子於元侯與諸侯不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興也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不歌肆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肆夏國君以小雅於鄰國歌文王是饗賓或上取也

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

疏 正義曰燕禮者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之禮也經曰若與四方之賓燕言若以辨異

則以燕已羣臣為文而無四方之賓也其禮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或上取上既言天子饗元侯歌肆夏於元侯雖則下之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歌文王者皆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肆夏諸侯相於歌文王皆為上取據多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以兼下就合鹿鳴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諸侯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故言或見其不盡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注云頌為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頌矣而謂饗元侯為天子上取者詩為樂王者盡用之但鄭從凡為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為

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不以肆夏為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為説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則為已取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文與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為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為諸侯之樂乎明鄭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禮之注盡論詩為樂章之意既以風為鄉樂小雅為諸侯之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欲明雅頌盡為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譜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即云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注云合鄉樂者禮輕者逺下諸侯燕臣子合鄉樂為下就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下就也諸侯於鄭國之君歌大雅為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肆夏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

有上取下就自由尊用之差而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為別者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之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侯於國君皆云饗於臣皆云燕所以見尊卑之禮異臣與國君別其等此上取以饗為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何者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皆有也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即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也左傳曰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伯如周王與文伯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左傳曰公與晉侯燕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

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俱有也國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則尊卑之禮殊為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為差不由饗燕為異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歌鹿鳴晋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是其用樂同文也故儀禮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是天子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以尊卑為差等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並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似為禮有輕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夫之禮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解燕禮與鄉

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爲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諸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賔入門而奏肆夏亦易以敬注云賔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賔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賔來奏肆夏之等皆謂賔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别也此其著略

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壊不可得詳疏正義曰饗燕用樂皆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質略其大校見在於書籍也其餘笙閒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壊不可得詳審也故儀禮注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閒之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閒之篇亦小雅則此笙閒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

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間之篇未得詳聞也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疏

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無有美刺皆當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為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皆當王號謚自顯唯厲王小雅謚號不明故鄭於下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言

宣王則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云幽王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明都人士緜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使用事厲王行暴虐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不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崩於彘如遷此言厲王積惡有漸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而出奔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善人載尸箋云厲王虐而弭謗蕩箋云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惡則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貪人敗類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也雨

無正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則是流彘之後此其可驗者也楚語云衛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警韋昭云懿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然檢抑詩經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斯戾則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勞名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小宛誨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為善以導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則厲王小雅雨無正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矣厲王大雅事類大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以牧民今反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以勞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缺故次板蕩王惡甚焉而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責貪人敗善皆為惡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譴自上天小人專恣惡莫甚焉故以為先由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所安定故次雨無正也小旻刺王謀之不臧小宛傷天命之

將去論怨差小故為次焉小旻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為小故曰小旻此鄭解篇次之意也前檢小宛謂事在雨無正之先今而處流彘之後者以詩之大體雖事有在先或作在後故大雅文武之詩多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追述其美則刺過譏失之篇亦後世尚刺其惡本紀又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年戰于千畒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唯敗於千畒為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甫謐云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至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之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存不可以限斷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百事

草創任賢使能征伐安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晝戎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後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等感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衰刺詩為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推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大雅以宣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漢也王既憂百姓天下復平五嶽生佐故次崧高也神生賢哲王能任用又錫命之故次烝民韓奕也既能錫命賢哲任用其力可以征討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次用臣以征伐為後而小雅與之反以蠻荆玁狁南北交侵急須出兵以匡中國故先六月采芑也雖俱征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先采芑以夷狄既平當修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吉日以田獵征伐之類故使次馬以田獵選車徒會諸侯又感於從禽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

以車攻序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
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言非徒外攘
夷狄又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此篇之意也既言征
伐事終外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鴈也然宣
王承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獵
之暇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
以事之先後為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衰有
其漸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之不改則規
正之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不從則刺責之故次
沔水鶴鳴祈父也以為王惡漸大故責正精深此沔
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漸耳
王既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也賢人既去則
知禮教不行則室家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野也宣
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無惡以示戒勸
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干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
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說造立宮室寢

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為同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本紀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廢后及子而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王驪山之下遷止言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廢去之年月皇甫謐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卽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讒慝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內王室始驗謐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為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騷十一年而被殺也幽王大雅瞻卬曰哲婦傾城褒姒亂政之事也呂旻云戲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烕之車舝序云褒姒嫉妬小弁言太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之廢黜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

此五篇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之後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卬後召旻者武王數紂之罪云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卬疾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故處先也王婦言是用政事荒亂致朝無賢臣土境日蹙故召旻以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節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黃其次篇之意蓋以類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陳古以刺今其餘次義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為大雅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關雎序云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為隨政善惡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大小所以為二雅矣故上以盛隆為大雅政治為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區域而善者之體大略既殊惡者之中非無別矣詳覩其歎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

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生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爲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唯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唯四自小體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有體唯達者識之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有大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準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屬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大小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猶回適不用善道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癉善人載尸蕩云欽

怨以為德綱紀之大壞也瞻卬云亂生婦人罪呂不收名昊云實請夷我邦日蹙國百里其惡固當大於鼓鐘作樂不與德比采綠婦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征伐四夷之功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賜一朝覲之韓侯哉此類多矣略舉一二足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

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

疏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綠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者之知由

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為閔之由此故為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滅親言為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誅偪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此而為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為之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間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間於其間與之為類因以為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以為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如此譜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為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為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行也閔管蔡之失道陳兄弟之恩義故内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説則異於此者荅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為譜故説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後為此譜則決定其説為成王時也

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馬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

疏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詩為幽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為序之後乃移

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
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
漢興傳詩者衆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
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輙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刊定
先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師所以然者六月之
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句言小雅盡
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伐之
詩當承菁菁者莪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

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疏

正義曰言亂甚者謂正月幽王之時禍亂甚極其四
篇詩亦厲王亂惡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
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為幽
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月之序所以多陳
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暴虐侮慢
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令宣王起衰亂

詩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以致交侵宣王修小雅之道以興中國見用舍存於政興廢存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伐四夷興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為不次故移之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美無為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躡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

鹿鳴之什疏

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為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為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總名之是鹿鳴之什者宛辭言四牡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徹者

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南陔下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明於時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下非者以南陔等六篇子夏為序當孔子之時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詩之下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後為第二彤弓為第三鴻鴈為第四節南山為第五北山為第六桑扈為第七都人士為第八以下邉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湯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為卷一篇不足為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什首魚藻十四篇亦同為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若然則鴻鴈之什乃仍孔子之舊言非者以毛公闕其

亡者以見在為數志在推改而鴻鴈偶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改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詁訓篇端之序毛所分置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子之舊則以之什始自孔子所為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多於今古者無紙皆用簡札必不可數十之篇共為一卷明亦分別可知既分為卷固當以十為別已有之什也但孔子論詩者去煩重更以在者為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為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為卷則不滿十者無之什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者承此推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猶國風之類以國為別假令過十以上亦不合分況不滿十篇明無所用於之什也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疏正義曰言致太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據天下言之為太平德洽據王室言之為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為德洽及成王嗣立周公攝政修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為太平德洽也書叙既黜殷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王命唐叔歸功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自北之後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

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為優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所為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詩為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總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為復錄且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為限耳

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没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仍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雖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别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别題也書序列虞夏商周書各為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為别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為商頌不得在周頌之上閒厠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賤者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為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不雜於周不須有所分别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録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録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譜者孔子列之於詩末

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别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疏正義曰此解名之為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左傳季札見舞韶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説堯之德也左傳説舜之德也帝王之德當為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王為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説孔子之德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格爾書傳説越裳之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中候擿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周

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故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于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爲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爲祖父之頌美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爲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王之頌而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爲所祀之王頌者頌既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爲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闕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于所歌之主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

錄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本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復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駉頌僖公是也止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輙作雖非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賚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

案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来以王有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為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為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来見祖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来朝而見命尚書敘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来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雖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祫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祫至五年而禘雖於周禮徵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

成王十四時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箋云得天下之惟心以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為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為殷後獨來見於祖廟杞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杞宋與服不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振鷺亦六年也或者杞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

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贊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雖和鳴亦為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此考之若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王為成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文王除武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為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

之篇中勑諸侯卿士以賞罰爲已任亦宜爲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叙皆得爲武王之事但叙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爲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迨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芟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祀烝嘗類之是王爲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爲有事而作先後有事後而先作者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謡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

攝政歸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己故得自爲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不爲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爲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爲次矣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爲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業且俱爲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爲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攝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爲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爲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進以配天既祀於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説武王能持彊道爲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持彊道致年豐之端由后稷之功故次思

文也由稷以致年麥年麥為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而聽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魚故次潛也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雝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来朝有禮故次載見也既朝祭得禮則王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来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王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也先朝廟而後諸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報

故次載芟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責禮畢於郊宗告祭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胡考故次絲衣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賚般以為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皆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廟見事皆於清廟閔予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繹告之末祭類禍之小禮比臣工又差皆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為先般與時邁同為巡守般非告祭之文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報此篇嗣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聚繹禍為末祭羣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以觸論難以精悉也

禮運曰政也者君之

所以藏身也疏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乎神悅所致故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為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藏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言日月星辰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疏正義曰既言藏身由政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秉上文為勢也以天為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殽以降命也殽之言效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謂殽地疏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總神為土地主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辯五地之

物生一曰山林宜早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莢物五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下而言故云殽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令教令本之由於社廟則所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故鄭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隨文勢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

降於祖廟之謂仁義

疏 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

降於山川之謂興作 **疏**

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興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疏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戸竈行之神中霤謂室也室及門戸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為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為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自黄帝有室則有門戸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烹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為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為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創為之既為其器即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社祀句龍廟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

祀所以本事疏正義曰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爲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云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地之爲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總之五祀本爲制度而制度興舉即是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爲神不明故云儐鬼神言賓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本之

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

法則焉疏正義曰上既言祭羣神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為聖王既法象羣神人君誠心事之禮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為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為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僭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甕丹甑金玉百貨可盡為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禰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儐鬼神則已為禮行矣故略之

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疏正義曰以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理由此以修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興於此禮藏其

中故鄭云修循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教象天地羣神之為而為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疏正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為太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為報功也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為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

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為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為故頌叙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告神為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雝武酌賚之等為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

其歌耳頌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圓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盛令德澤止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為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訓不具王肅準鴟鴞之傳而為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之事年毛意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為成王即政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為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是也有客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為三年中也三年除喪明年禘於羣廟則雖為四年事其條則錯互不可盡

檢或與鄭同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疏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郯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之文雖不言大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為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然則大庭之居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也

在周公歸

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疏正義曰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又閟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是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皥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啟土宇合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疏正義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豬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

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疏正義曰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為世室又有孝公為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為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總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潰弒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卒子真公濞立卒弟敖立是為武公卒子戲立為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卒子弗湼立是為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為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為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為閔公二年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為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

二年费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尊賢祿士修泮宫守禮教疏正義曰有駜喻僖公用臣必先致祿養振鷺言潔白之士群集君朝是尊賢祿士也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宫是修泮宫崇禮教也舒㬢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能修泮宫土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泮宫止國學也修謂舊有其功修行其教學之僖十六年法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

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疏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於淮謀鄫且東略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為謀鄫且東行略地今鄭言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鄫且謀東略以為二俱謀之僖九年左傳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荆楚西為此會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為略也此言

謀東略者謂東征伐而略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故鄭推校早晚以為淮會之謀東略即是謀伐淮夷既謀即伐故稱遂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公為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是在十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詩既稱作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略者與諸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

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疏

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也閟宮云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又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又修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舊事是至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薨所以死後追頌若然新作南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為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修復古制但不從啟塞之時是於禮為小失春秋貶纖芥之惡故取以為譏論其復舊之情實為美事作南門修廟其事相類故鄭言修廟因說作門賛成僖公之大美言其致頌之本意也修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修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

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

疏 正義曰既言未徧而薨乃云請周作頌則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羣臣發意其行

當請於君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為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羣臣出使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達周自以羣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之作而為此次者以駉言務農重穀為政之本又善於任賢故次有駜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修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修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既備明神

降福則能克翦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閟宮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為春秋所譏則是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安寧魯國作為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為魯人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為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

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疏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閟宮箋與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頹毀故書以見臣子不恭然則宗廟毀

壞者譏其不恭明修造繕治者於事爲善申說僖公之後舊制作新廟爲可頌之事故引太室壞而反以證之公羊穀梁皆以太室爲世室謂伯禽之廟服杜皆以爲太廟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初

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録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疏

正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爲河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

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夫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申命魯得郊天子禮周為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疏正義曰變風之序皆不言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之風俗然則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為黜陟今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譜云巡守述職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

巡守陳詩觀民風俗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既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既衰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侵魯有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盛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既有盛德復有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常故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實賢君故特許之不然亦不得轉借其名而作頌也

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云覺焉疏正義曰又

解不陳其詩所以為勸誡者其大罪州牧侯伯監察之行人之官書記之亦足示覺知之焉雖則不陳其詩亦足以為黜陟也商譜云示無貶黜客之法此言亦云覺焉互相補足皆是示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不黜陟之也此言主于戒惡故言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疏正義曰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封於商又中候亦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寛由此言之數五教者是契之所爲舉八元使布五教者正謂舉契使布之也故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也乃賜姓曰子而封之於商也中候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示二三子斯封稷契臯陶賜姓號注云斯此封二臣賜姓號者契爲子

稷為姬皐陶未聞又契握湯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朕躬注云題名也躬身也引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為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為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為代號也服虔王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為號又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以為國號而鄭玄以為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為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恒厥邑相土之於殷室雖是先公俊者譬之於周則公劉之儔耳既非湯功所起又非王迹所因何當取其所居以為代號也商之有契猶周之有稷成湯以商為代

號文王不以邰為代號者自契至湯雖則八遷而國號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為號周即處邰處豳國名屢易太王來周居地其國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為號不得遠取邰也若然湯在亳地受命不以亳為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於亳社皆謂殷亡國之社社也謂之亳社者禮存亡國之社以為戒亳實湯所居地故指地而言以殷紂無道喪滅湯之所居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也亳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地也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為殷故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

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

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疏正義曰克以契為司徒又封之商國子孫則當世為諸侯或入列王官故云世有官守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是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烏以雒隨魚亦上化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命之子伐桀命克予商滅夏天下服是受命伐桀定天下也

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

寧嘉靜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疏正義曰此尚書無逸文也彼注云中宗謂太戊也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洎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凶廬柱楣不言政事

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疏正義曰受命謂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商頌五篇唯有此三王之詩故鄭歷言其功德也殷本紀云太戊立是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四制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高宗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

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中宗高宗中興也由此三王皆有功德時人有作詩頌之者那序云祀成湯是頌成湯也烈祖序云祀中宗是頌中宗也玄鳥殷武序皆云高宗長發居中從可知是玄鳥三篇頌高宗也此頌之者皆在崩後頌之那祀成湯經稱湯孫箋以湯孫為太甲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烈祖祀中宗箋稱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後或子孫之時未知當誰世也玄鳥祀高宗箋以祀當為祫高宗崩而始祫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是崩後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崩後玄鳥殷武既是崩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崩後矣長發述其生存之日禘祭先王殷武述其征伐荆楚修治寢室皆是崩後追述之也

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

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疏

正義曰商德之壞謂紂時也樂記說武王伐紂既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是伐紂即封微子昭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襄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居閼伯故地故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為說也書傳云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奉其先祀是武王初殺紂以武庚為商後也至周公攝政武庚叛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為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是命微子在成王時也今因伐紂之下即連言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為商後者以封之於宋竟

為商後以宋是武王所封也故終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疏正義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河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沛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疏正義曰微子為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那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啟卒弟仲行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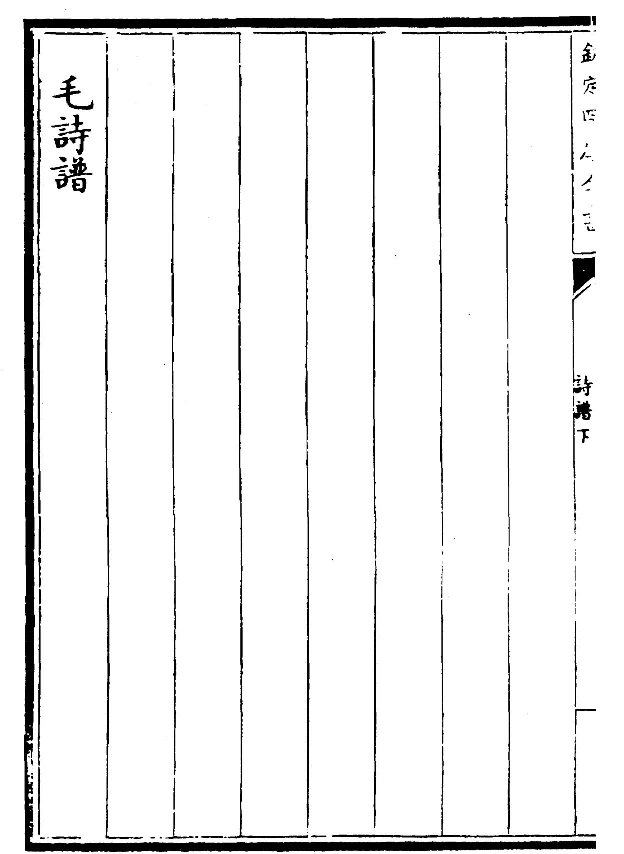
公申立卒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覵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考校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繆故就太師校之也此頌皆為祀先王而作故知校之既正歸以祀其先王也

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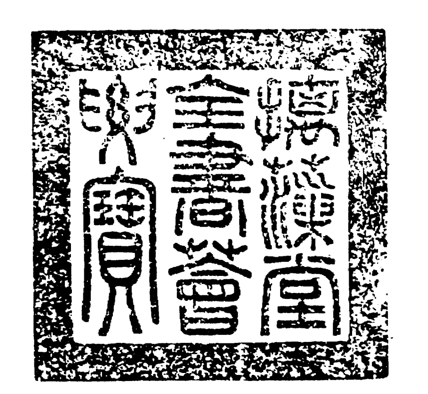
疏正義曰今詩是孔子所定商頌止有五篇明是孔子錄詩之時已亡其七篇唯

得此五篇而已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三統夏之篇章既以泯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疏正義曰巡守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令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不陳惡詩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故所以無宋詩也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其有大罪亦當如魯譜所云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為伯爵是其為時王所黜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

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疏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無得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有故鄭為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毛詩譜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舉人臣李騆